

樂

離

卷

題

題

恆

敬

吳

著 年 仲 徐

行 印 局 書 中 正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

流離集

全一冊 實售國幣九角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發 行 所	印 刷 所	發 行 人	編 著 者
正 中 書 局	正 中 書 局	吳 秉 常	徐 仲 年

1219

自序

這個集子包括短篇小說八篇，論文五篇，都是民國二十七年下半年所寫的；——我把同年上半年所寫的文字聚爲沙坪集，下半年所寫的編成這部流離集。

去年的暑假，因爲時局及學生軍訓關係，是特別長：從七月十八日起，直至十一月一日爲止。在假中，固然天氣炎熱，固然空氣過度緊張而變爲沉悶，我可不致貪懶，自己鞭策着自己，繼續努力，做些文字工作。當初立定一個計劃，想寫十二篇短篇小說，分作四個三部曲，那就是：（一）亂世人，合資公司，負山之蛟；（二）谷風，魚與熊掌，虹之幻滅；（三）十九刀，懷春，西方之美人；（四）莊嚴的驢子，佛佑，馬蹄鐵。預計寫完之後，合爲一集，稱作苜蓿集。苜蓿是原野自生的蔬類食物，俗名金花菜（即野苜蓿），葉爲三小葉合成。苜蓿的三小葉合成一葉正可象徵集內四個短篇三部曲。苜蓿有時四小葉合爲一葉，此種苜蓿極難採獲；所以歐美習俗以爲採得四葉苜蓿之人必走好運。這個集子所描寫的種種都是不幸的，乃是三葉苜蓿，而非四葉苜蓿！然而，苜蓿集一名，太晦，預定計劃中的第二個三部曲，材料太豐富，僅僅寫爲短篇，很可惜！第三個三部曲中的懷春和西方之美人與國難無關，又不便發表。於是決定將谷風演成長篇；懷春和西方之美人用另一方法，在另一所在寫出。就原來的第一個與第四個三部曲，加上單篇的嶺上梅和十九刀，構

成一幅「國難流離圖」：改首霜集爲流離集。

去年下半年所寫的論文，短篇的，富有時間性的居多，只選了五篇，保存在此。門外漢論中國教育，雖則所談是精神教育，雖則文字外表不大嚴肅，可是表達了我的人生觀之一部，由我個人立場，這篇是自白的文字。數年以前，我曾爲黨軍日報八年紀念特刊寫過一篇動的人生觀；再推上去，在文藝茶話，在新地，在社會日報，在中央日報、中華日報、民生報、雜誌或日報內，也曾發表過與人生觀有關的文字；甚至有一次，在上海法文的國民雜誌 (La Revue nationale chinoise) 中，敘述民國十二年間中國思想界「科學與玄學」的論戰，因而發揮我個人的人生觀。光陰如飛而去，那幾篇文字也散失了，我的人生觀卻始終如一；——即使在今後，我敢斷定它決不會變更的！如果讀者願意認識精神上的徐仲年，讀了這篇門外漢論中國教育，可以知其大概。

當代法國大詩人保兒·福爾與保兒·福爾的詠戰詩是兩篇「很費力」的文章：我從南京追隨了中央大學遷到重慶來，自己所藏的法文書籍或在南京被敵機炸毀，或拋棄上海家中，手頭並無參考書而欲寫學術性文章，這個困難，凡曾寫過研究文字的人都會了解的；介紹外國詩人是件難事，介紹外國詩更難，介紹外國詩而把外國詩整篇翻譯過來是難之尤難。我自己出難題目給自己做，結果如何？請讀者批評，然而「信」「達」兩字我敢於擔保的。

我所佩服者之一，但如欲強我稱他爲「中國的高爾基」，我只能笑笑。重讀「吶喊」與「彷徨」一文是本此精神寫成的。（其實果真成了「中國的高爾基」，便又何如？）

去年下半年的工作，除了上述者外，還有三件事，值得一記：（一）翻譯 *Alphonse de Lamartine* 的詩，已積有數十首，可以另成一集；（二）六月五日至十一、六日，主編時事新報的星期青光（文藝性質）；（三）歲暮與中央大學友人俞大綱商章蓀兩教授合作英法德美軍歌選，至爲愉快！

謝謝時事新報「學燈」主編宗白華先生，抗戰文藝姚蓬子先生，文藝月刊王平陵先生，民意黨蒙聖先生，現代讀物高泳修先生，青年嚮導薛農山先生，婦女共鳴陳逸雲先生；他們使這十三篇小文字於未成集子之前，有機會與諸位讀者先行見面。

外祖吳稚暉先生爲我題簽，增高了不少流離集的價值。

正中書局曾經出版過拙著海外十年與現代外國語教授法芻議；遷渝後又印行拙著沙坪集，這本流離集是第四次。我對於正中書局當然很感激，尤其感激它的總編輯陸步青先生！

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一月二日。

目次

沈離集(題後)

吳稚暉先生

自序

嶺上梅

門外讀論中國教育

亂世人

合資公司

負山之蚊

當代法國大詩人保兒·福爾

保兒·福爾的詠戰詩

莊嚴的驢子

佛佑

馬蹄鐵

重讀「吶喊」與「徬徨」

十九刀

一八八 一七八 一六一 一四七 一四一 一〇七 七九 五八 四六 五五 二六 一 一

發現時代中國文藝家的芹獻……

.....

一九六

嶺上梅

徐淑英捧了一枝紅梅，跳跳蹦蹦地跑進來，喊道：

——爸爸，媽媽，你們看：多麼美！多麼香！

徐松壽執着一本線裝書，正在讀着高亮的出師表，聽得女兒如此喊，就放下書，望着她。他的夫人，坐在他桌旁做針線，笑着接口道：

——淑英這孩子真淘氣！十八歲的大姑娘，整天在外亂跑，這時又不知從何處荒山僻野裏採了那麼一大枝梅花來！

——噢！媽！

淑英拿着花，猴在母親身上說：

——媽，我看妳有些糊塗：妳怪我整天在外亂跑，難道要叫我做躲房小姐麼？

——對！對！我錯怪妳了！躲在房裏，招不到女婿！

徐松壽夫婦都笑了出來，淑英着了急：

——噢！媽媽老是隨口亂講，我可不依妳！

——不依我什麼？妳不肯嫁人？

——媽，妳真是，越講越糊塗了！

——啊嚏，啊嚏！妳這個孩子，還不給我把花放下，刺得我好痛！

——哎喲！真的刺痛了麼？刺在那裏？指給我看，讓我來撫摸撫摸。

——算了罷！算了罷！好個泥人的小姐！

母親笑着推開她的女兒。淑英口中低低唱歌，將花插入瓶中，左看右看，端詳個不止。

徐松壽始終笑迷迷地看她們，看這幅絕美的母女聯歡圖。他的夫人蕩芸，和他的女兒淑英，長得一模一樣；倘使人家不知她們是母女，還要當她們是姊妹咧。他們原是早婚的：蕩芸十五歲出嫁，十七歲上便生了淑英；母女年齡相差不過十六個年頭。今天松壽見了淑英那樣苗條，不禁想起了十八歲時的蕩芸，也是這般身材，也是這個蛋圓臉兒，也是這樣善於撒嬌；所不同者，在行動舉止之間，一個是少婦，一個是處子，而且蕩芸懷中已經抱了一個兩歲大的小娃娃，這個娃娃便是淑英。光陰真過得快！一轉瞬淑英長成了少女，而他自己也就到了三十八歲。十七年來，蕩芸並不見老，大概因為她自從產了淑英，即未懷過第二胎的緣故；——天然如此，並未用科學方法避孕。兩鬢見霜的倒是他自己，然而身體結實不減當年。十七年來他出入於政學兩界，獲得相當高的地位，相當大的聲望。在三十四歲那一年，他偶然領了蕩芸與淑英，沿着碧玉江，放舟暢遊，發現了這個世外桃源的梅莊，立刻決定卜居於此。他以急流湧退的姿態，擺脫了一切職務，在梅莊中心築了數間樓房，取名「小梅莊」，住了下來，已經四年。

徐松壽看了一回，笑喊道：

「癡兒，裝來裝去，裝了半天，還沒有裝好麼？妳來！我有話同妳說。」

來了！來了！

淑英放好花，跑了來，又着腰道：

「敬問父親大人有何吩咐？」

「哈！哈！好一個油嘴小丑！來，我告訴妳：這兩天城中風聲不好，說不定日本鬼子要上這兒來。妳還是在家中坐坐，看看書，寫寫字的好，不要出外亂跑。萬一在外邊遇見了鬼子，那就……」

「爸，你怕鬼子，我不怕鬼子！」

「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。」

「這是什麼問題呢？我好好在上海讀書，你老遠派老張來接我回來。我說：『上海一時陷落是無關緊要的，一切都會恢復；學校暫時關門，將來要重新開課的。要不然，書讀不成，不妨做宣傳工作去，甚至加入游擊隊，總比呆坐在家裏好些！』你老不相信，逼着我回來。回來沒事做，悶得發昏！老實說：在這種氣氛裏，讀書也讀不進，寫字也寫不成；我不比你有那一副鎮定工夫啊！倘使此地沒有東西梅嶺可以爬爬，赤楓嶺可以玩玩，碧玉江可以盪船釣魚的話，我早就悶死了！」

——淑兒！妳怎麼呀？這樣挺撞妳的父親？

——露芸想截止淑英的話，可是淑英不管這一套，依舊連珠噉似地接下去：

——再說罷，日本鬼子要上這裏來幹嗎？他們來賞梅麼？他們那裏敢出城？不怕游擊隊麼？上次他們膽包了身，去探張家村，結果三十六個鬼子只逃走了四個，其餘的都送了終；這個教訓還不夠麼？張家村離城不到五里，尚且如此，他們那裏敢上離城四十里的梅莊來？梅莊全鎮不滿三百家人家，他們即使佔據了，也有什麼用呢？

徐松壽靜靜地聽，微笑沒有一刻離開嘴角。淑英說順了口，「拍，拍，拍，」放了一陣機關鎗，轉頭一想，太過分了，深恐父親生氣，突然閉口不做聲。就是她的母親也覺得自己的丈夫太軟弱了；固然，她不希望他們父女失和，可是也不願丈夫過度溺愛女兒，將淑英養成一位目無尊長的千金小姐。她正欲喝止淑英，淑英却自動停止了，於是她轉眼望她的丈夫。松壽毫不生氣，執了淑英的手，和善地說：

——妳說完了罷！

——爸，請你恕我，我太過火了！

——我並沒有生氣。少年人總有脾氣的，激於愛國熱情而發的脾氣是好脾氣，——（露芸淑英聽到「好脾氣」三字，嘖嘖一聲笑了出來。）——我們正需要這種蓬蓬勃勃的朝氣。青年們易犯的毛病便是不肯多想，凡事不加深長的考慮，一鼓作氣地幹幹、運氣好，

居然成功；運氣不好，難免失敗。我並非不知道愛國，「二·二八」之役，我在上海奔走救國，幾乎送命，——這事可問妳的母親，她知道得很詳細；——可是這次的中日戰爭與上一次的戰爭不甚相同，我們應當隨機應變。我之所以喚妳回家，自有我的道理：（一）租界雖則比較安全，但是我不願妳託庇於外人治下；（二）我很望念妳，我們相距六七百里路，固然有信可通，究竟彼此放不下心，不如全家團聚的好；（三）妳的母親常常感到寂寞，有時我又有事外出，三數天不回家，妳歸來了，可以陪伴她。至於妳的學業，目下滬上學校暫時不開學，即使勉強開學，在敵人外人兩重壓迫之下，決計辦不好的；妳何妨歸家？我書房裏有的是書，同妳所學性質相同或相近，妳儘可去瀏覽，不懂的地方可以來問我。若說參加游擊隊，在國民一分子立場上，我不應當阻止妳；但在家長立場上，我勸妳不必加入。妳或許猜想我私爾忘公，把家庭看得重，國家看得輕。妳不能這樣想，我絕未忘去國家；我之勸妳甚至強逼妳不加入游擊隊，我自有的理由，無奈我此刻還不能向妳宣布！

淑英靜靜地聽，直等她的父親講完了，還思索了片刻，方纔吞吞吐吐的說：

——爸，我當然相信你是一位愛國者，不過……

——「不過」什麼？

——爸，我想問你一件事，先求你不要生氣！否則我不敢問。

說呀！我決不生氣。「不過」……

不過梅莊裏的人傳說你在三天前上城是去看日軍領袖的，我希望這是謠言。

這不是謠言，却是事實。

母女大大吃驚，齊聲道：

唔！你看……

我是去看日軍聯隊長岡本大佐的。

幹嗎你去看他？

母女同聲問。

我自然有事去找他。至於這是什麼事情，你們此刻不用管，反正將來總會知道的。

爸！

淑英灑脫父親的手，氣憤憤地說：

你知道我是愛你敬重你的，但我更敬重更愛惜你的名譽！

妳也得知道我的愛惜名譽不下於我的愛惜妳！

松壽拍桌而起，嚴重聲明。

鵲芸深恐兩人吵翻，連忙阻止他們：

淑英，妳這孩子，少說幾句好不好？

她又對松壽說：

——你這位爸爸倒有些言行不一致，你剛纔講過：「激於愛國熱情而發的脾氣」是好脾氣，這忽兒你何故爲了淑英的「好脾氣」而生氣呢？

松壽明知這是「打圓場」的言語，所以勉強笑了一笑。淑英性子雖急，但她極愛她的父親，此刻有母親出來挽回僵局，也就乘此落篷，她拍拍母親的肩頭，笑道：

——媽媽，我說不過父親時，你來幫我！

——誰高興來幫助你這個快嘴丫頭？

三人笑了一陣，一場風波總算平靜下去。那天晚上，當僕人老張開出夜飯來時，大家有說有笑，比平日更覺親熱，爲的要衝破同日下午不幸的門口所遺下來的不和的氣氛。

隔了三天，一清早，徐松壽忽然向鶴芸淑英建議到碧玉江的北岸雲山去玩，而且說：

——淑英，妳不是常想到華伯伯府中去拜訪華伯伯的大女兒少誠的麼？華家住在雲山第一峯的山麓，恰在碧玉江畔。今天天氣正好，妳們不妨去玩玩，到了傍晚再回來，甚至在華府過一夜都可以，隨妳們的興致。

淑英拍掌歡呼道：

——好！好！好！我們馬上到東梅嶺脚下渡江過去！……

淑英究屬年輕，說着玩，不禁雀躍起來。鶴芸比女兒長了十六年，識見多得多；她便

覺得松壽的建議有些反常。難道平時松壽不常出外遊覽的麼？這倒不，他如果不愛遊山玩水，就不會發現這座梅莊，更不會率領全家住到梅莊來。那麼，反常何在呢？鶴芸自己回答不出，只是直覺地感得有些異樣。大概聰明的人感覺銳敏的人，有那麼一個預知覺。這個不甚發達的預知覺，不能昭示我們未來之事，却能模糊地指點我們最近將來的吉凶。以鶴芸的智慧，自然有銳敏的預知覺；她既感到不安，便問她的丈夫：

——你去不去呢？

——我還有有些事情要料理，不能陪妳們過江，但我送妳們到江邊，看了妳們渡了江再回來。傍晚時，不是我自己定是老張過江來接妳們；如果妳們決定在那邊過夜，我或老張不必先回來，即留華府過夜，明天伴妳們一同回來。

鶴芸對於丈夫的回答總覺不滿意，却又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又不敢問什麼事使他勾留在家，只得說：

——既然你有事不能同去，我們何妨改一天呢？

——那何必？渡江並不難，我今天不去玩，過幾天如果天氣清朗，我可以領妳們再上那兒去玩一次的。

這麼一來，鶴芸沒得話說了，心中早就打定一個主意；這個主意，她當然不能講給丈夫聽，却也暫時不告訴女兒。他們吃過早餐，忽忽就道，因為從梅莊走到東梅嶺與西梅嶺

間的赤鳳庵還有五里路遠；再從紅橋小橋面前對穿過赤楓崖，即抵碧玉江的南碼頭，由此渡江。徐松壽送母女上了渡船，自己立刻回來。

他一回到家，立刻指揮老張佈置一切。當廚師的黃媽也忙個不停。還有專門服侍龔芸的小丫頭阿妹，也忙着收拾客廳。整個小梅莊頓時緊張起來，好像有貴客光臨似的。貴客是誰？恐怕只有松壽心中明白，或許那個神祕的老張知道一二。

說起老張，這個人，的確有點神祕。他名為老張，其實二十五六歲的人何嘗「老」？北方典型的魁梧身材，爽直的脾氣，忠厚的面孔。他自稱是東北人；但是，是那一省，那一縣的人？他從未說過，人家也不敢問他。至於他家裏有些什麼人，他於東北失陷之後如何流浪到關內來？只有天知道！在十個月以前，有一天，徐松壽有事進城，歸來時帶領了一個新僕人歸來，這個新僕人，就是老張。龔芸曾經追問過老張的來歷，松壽祇說他是一個朋友推薦來的。老張一到小梅莊，松壽什麼事都要諮問老張，什麼事都交老張去做，而老張對於他的主子，十二萬分的忠實，十二萬分的服從。龔芸有時同丈夫講笑話，說他們主僕相得是奇緣。主子雖則如此信任他，而且他在小梅莊幾乎做了二號主子，可是老張臉上的笑容真比黃河澄清還難有！這也加重了老張的神祕意味。

⑤ 小梅莊經過了一番騷擾，復歸於靜，一切都準備好了，不知老張在那裏定的酒席也已經挑來。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只等貴客蒞止。老張在門口守望；不多時，他喊着：「來了！」

來了！」奔進來報告主人。徐松壽立刻穿了馬褂迎接出去。

來客一總二十餘人。岡木大佐打頭，杉森參謀在左，安部顯門在右，西田特務長隨後，西田後是四個日本憲兵。日本憲兵後是：偽縣長鄧國雄，偽公安局局長史可忠，偽教育局局長殷贊助，偽縣商會會長林華，王道會會長程大道，偽縣立中學校長齊雲齋，中日通運公司趙金發，雅片公賣局局長士斯馨，皇軍慰安所所長烏貴卿。十餘個偽警殿後。

岡木一見徐松壽使用極流利的中國語向他道：

松壽兄，你看，我沒有失信，雖則忙得很，還如約下鄉來。

承蒙大佐光臨，不勝欣幸之至！

徐松壽鞠躬下去，至少有九十度。

咄！咄！咄！咱們哥倆還要鬧客套兒！……不但我自己來，而且還邀了許多人同

來。杉森參謀與安部顯門都是熟人；這位是西田特務長，新從華北來，是土肥原將軍的親信。

被岡木喊到的人依次向徐松壽深深鞠躬，徐松壽依次還禮。此後輪到一班「新貴」，他們一見他們的主子尙且如此尊崇徐松壽，不敢分庭抗禮，「松翁」「壽翁」嚷得震天響。

徐松壽迎接他們入內，落了座，獻過茶，請吃茶點，於是緩緩地說：

今天承蒙上國貴賓和本國貴賓駕臨草舍，委實感激得很！兄弟略備一杯水酒，